

旅人心语



在巴塞罗那，发现「新大陆」

崔士鑫

站在码头边的住处楼顶，远眺巴塞罗那城区，最引人注目的当数那根斑驳沧桑、近20层楼高的哥伦布纪念碑。矗立碑顶的哥伦布塑像右臂高举，指向大海，仿佛在宣示他走在同时代人之前的信念：“大海的对面是陆地！”

整整530年前的1493年，哥伦布第一次从美洲探险凯旋，走上位于今巴塞罗那国王广场一角、通向当年王宫大门的圆形台阶，向他的赞助人告知航行成果。巴塞罗那成为第一个听到哥伦布宣布发现新大陆的地方。哥伦布是意大利人，而今却站立于巴塞罗那的天际线上方，成为巴塞罗那的醒目地标之一，透露出这一被誉为“地中海明珠”的港城勇于探索新事物、包容各种奇思妙想的特质。

走在巴塞罗那街头，古老巷陌给人的初步印象是不东不西、光怪陆离。这里有古罗马城墙的断壁残垣，老城核心区仍可见不少哥特风格的旧建筑，贴有马赛克图案的建筑则让人想起阿拉伯人一度经营巴塞罗那的历史，而灰黑、静穆的国王瞭望塔，记录了巴塞罗那雄起于地中海的辉煌岁月。

巴塞罗那最有特色的建筑，是素有“怪才建筑大师”之称的高迪的作品。高迪1852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做锅炉的铁匠之家，这培养了他良好的空间解构能力与对雕塑的独特直觉。同时因为他自小腿部残疾行走不便，不能与小同伴一起玩要，更多时间只能独自观察大自然，这成就了他日后师法自然的建筑理念。

高迪敏锐观察到，“大自然不存在直线”，也很少存在正圆。因此他的建筑作品几乎不存在直线与正圆，或是波浪式的外形、凹凸不平的墙面，或是扭曲的门板、倾斜的立柱，或是随意延展的长椅、高低错落的护墙，烟囱如孔雀的顶盔武士、远古怪兽，门窗如神秘的面具、张开的大嘴，加上点缀在墙面上色彩斑斓的瓷片，以及与建筑搭配的蘑菇、糖果屋、七彩大蜥蜴等，形成了多姿多彩、童话一般的世界。同时代一些同行视他的建筑为“疯狂”，然而他有七处建筑作品，如今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桂尔公园、米拉公寓、巴特罗之家……巴塞罗那一半以上旅游景点，都是高迪的作品，几乎是一个“养活”了一座城。

当然高迪最“疯狂”的作品，还属始建于1882年、至今尚未完工，却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圣家族大教堂。虽然施工吊车转动、脚手架高悬，但人们只要伫观这座倾注了高迪43年心血的高大建筑的细节，就无不为其想象之奇特、描绘之细腻所感动和震撼。尤其由于仍在建设当中，没有人知道它最后的模样，仿佛一座未知的“新大陆”，让人们去想象与探索，这成为巴塞罗那发人深思的一大奇观。

巴塞罗那不只有高迪，这里还孕育出许多杰出的建筑大师，包括毕加索这样的艺术天才。在随意自然的巴特罗之家旁边，就有精美精致、宛如蕾丝包裹的雷欧·莫蒂拉之家，新哥特式风格的阿马特耶之家。由于三座建筑风格截然不同，人们戏称这里是“不和谐街区”。但如果抱着创新、包容的眼光去看，这种差异之美，才是最符合大自然形态的和谐。它也使人人们流连于巴塞罗那有如大自然般丰富多彩的街巷时，不时会有发现“新大陆”般的惊喜。这也是巴塞罗那吸引世界各地游人的魅力所在。

在古老与现代、传承与创新之间，巴塞罗那应也曾有过挣扎。1926年6月，巴塞罗那兴高

采烈地为一辆有轨电车举行通车典礼，一位可能对其懵然无知的老人却被这在当时刚兴起的交通工具撞倒，送医不久就撒手人寰。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正沉浸于他的建筑构想中的高迪。这一不幸事故，似乎寓示了古老与现代的冲突，好在自古面向大海、港口通达四方所养育而成的城市特性，使巴塞罗那延续了其创新与包容兼具的风貌。

然而正如1992年奥运会首创用古老射箭术点燃奥运火炬，成为奥运开幕式经典，在崇尚自然、开放包容的巴塞罗那，创新一直没有停止。阿格拉塔、世界贸易中心、时空通讯塔……新建筑依然充满设计感。即使“古董级”的巴特罗之家、米拉公寓等，也已成为中国和西班牙的合作项目——高迪数字博物馆的组成部分。游人数上VR、AR等设备，就能看到抽象似鱼的窗户，赫然浮现一条鱼，涂有龟背花纹的壁炉，悠悠游出一巨龟。现实中空荡荡的房间，镜头中却摆满高迪时代的家具与各类用品……百度的数字技术让高迪的建筑理念和奇思妙想，活灵活现展示眼前，给游人带来沉浸式的新鲜体验。

类似于网言网语所说的人有“人设”，城市也有“城设”。巴塞罗那的“城设”，或许就是创新与包容。实际上，创新与包容正如鸟之双翼。创新的因子多，易养成包容的心态；有了包容心态，就会有更多创新。或许，这才是“地中海明珠”给人的大发现与真启迪。



米拉公寓用数字技术展示高迪作品的人体工学原理。

崔士鑫摄

“琴”指的是二人在红娘的帮助下借琴声传达心意。它们既是男女主人公情感升华的媒介，亦展现出中国爱情故事的诗意和婉约。三是翻译《西厢记》的汉学家中国文化积淀深厚，深谙《西厢记》在中国戏曲史、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尽量保留了戏曲的文体特征，并努力传达出中国韵味。

几百年前，鲜活完整的戏曲表演无法突破地域限制走出国门，戏曲却可以通过生动的故事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张生和崔莺莺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借由翻译家的笔墨穿越时空，在新的土壤被赋予新的诠释。

1928年和1929年，由侯曜执导的黑白默片《西厢记》分别在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上映，这是目前所知较早在国外公映的中国电影。2005年，影片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重映，现场配有德彪西作曲的古典音乐，中国早期默片的新奇特效和瑰丽幻想给当地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近十几年来，《西厢记》的演绎形式更加多样。200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沈广仁翻译并导演了英文版音乐剧《西厢记》，借用海外知名音乐剧唱段，以通俗英语翻译宾白。2011年，上海戏剧学院与法国黑橡树剧院合作排演的话剧《西厢记》参加了当年的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该剧增添了张生身处现代社会的情节，通过他的穿越重生隐喻命运的周而复始。同年，由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浙江传媒学院音乐学院等联合出品的英文版音乐剧《西厢记》在浙江杭州首演，该剧糅合中国传统戏曲、舞蹈和杂技，对剧作内容也进行了创新性改造。2017年，美国“TADA!”剧院购买了该剧版权，将其搬上纽约的舞台，并于2023年在圣地亚哥复排演出。

通过瓷器上的图像、文本的翻译、默片的改编及舞台剧的新创，我们看到《西厢记》“不止于戏”的艺术魅力，并可以借此探求经典剧目海外传播的有效途径。一是多元文化形式的强强联合。无论是瓷器、丝绸等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还是如今在海外流行的中国风服饰和妆容，都可与传统戏曲结合，便于海外受众产生直观的文化感知。二是打造特有文化标题。各国译者对《西厢记》增添的副标题不仅激发了海外观众的兴趣，更便于他们快速捕捉作品的特殊价值，进行推介。三是生发新的阐释空间。经典作品的魅力不仅在于蓬勃的生命力，更在于能够滋养其他艺术作品。近年来，国内外创作者纷纷探索《西厢记》蕴含的新创作空间，比如青年导演丁一滕的话剧《新西厢》着力挖掘红娘这一女性形象的丰富性与独特性，获得观众的广泛共鸣。

《西厢记》的海外传播过程充分说明，优秀戏曲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可供挖掘、阐释的当代价值。我们应以多元化视角、全球化表达，基于共通的情感和思想，讲述好、传承好中华优秀戏曲作品，提升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展示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图①：青花釉里红《西厢记》人物故事图盘，清代康熙时期。

图②：粉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图盘，清代乾隆时期。

图③：青花五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图盘，清代顺治时期。

图④：五彩开光《西厢记》人物故事图盖缸，清代康熙时期。

图⑤：“天下有情人——《西厢记》文化展”展厅一角。

以上图片均为杜翹楚提供

好和感情。卜励德回忆说，在当时背景下，双方交流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例如日程安排要进行细致磋商，确定演出曲目有点像“条款谈判”。然而音乐无国界，音乐家们总有独特的沟通语言，中美艺术家很快热络起来，在台上相互欣赏、配合默契，台下交换礼物、结下友谊。

1992年至2004年，卜励德担任美国亚洲协会会长。其间，他20多次到访中国，深入中国社会，从事教学活动，到各地旅行，广泛结交各界人士，这些都让他不断深入了解飞速发展的中国。卜励德深刻认识到，“正是点滴交流将国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卜励德喜欢北京，为美妙的北京方言所倾倒。“以前就听说北京方言很好听，但当我发现连街上顽童的说话声都那么动听时，我仍然很惊讶。”胡同给北京城带来无限乐趣……初来这座城市的美国人觉得胡同特别神秘有趣。

上海是中美“上海公报”的诞生地，卜励德对上海也很有感情，每次来这里都要选择1972年美国代表团入住的锦江饭店。上海的飞速发展令他印象深刻，他感慨，上海经济发展和快速变化的景观“就像一个巨大的布景棚”。

亲历中美关系几十年间的风风雨雨，卜励德依然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这信心源于他对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t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漂洋过海的《西厢记》

杜翹楚



一是创作时间较早。多部外文译本都强调《西厢记》是一部13世纪末的剧作，以凸显中国戏曲的生命力及先锋性。二是浪漫主义爱情喜剧风格深入人心。王实甫将原作《莺莺传》中的悲剧结局改写为皆大欢喜的喜剧结尾，《西厢记》因而在法语世界被视为“喜剧”、“浪漫主义的杰作”和“爱情的诗篇”。张生与莺莺的邂逅与爱情的发展也充满中国式浪漫。美国汉学家奚如谷与荷兰汉学家伊维德的英译本便名《月与琴：西厢记》，精准把握剧中的两个重要意象——月与琴。“月”突出了《西厢记》的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也令人想到张生与莺莺月下联吟的场面；

卜励德的中国情缘

张朋辉

与“中国习俗”，这些都在卜励德心里埋下了兴趣的种子，并且在日后生根发芽”。后来，卜励德先后进入哈佛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毕业后考入美国国务院。当时，美国与中国几乎没有外交往来。卜励德选择学习汉语，更显示其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曾说：“我认为学习中文是兴趣、付出和机遇的完美结合。”

在加入尼克松总统访华代表团之前，卜励德撰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研究报告。得知有机会赴华访问，他内心非常激动，在等待消息时，“整个周末，我总在咬指甲，又要装作若无其事”。对于这次即将载入史册的旅程，卜励德写道：“我的同事们，这群训练有素、向来不喜形于色的职业外交官们都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当飞机降落在中国境内，“这也许不至于让我激动到亲吻脚下的土地，但我确实感受到了一种极大的感官刺激，一切都令人兴奋。”代表团的记者们也兴奋异常，有的“看起来像是愉快而又好奇的熊猫”，有的喃喃自语：“历史，我在这里。”

返回美国之后，卜励德成了“名人”，受邀前往不同学校给师生们做演讲，“向他们展示报道这历史性一周的人民日

10月25日，“天下有情人——《西厢记》文化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幕。展览依托国内众多文博机构的300余件文物展示了《西厢记》的丰富内涵，并特别关注了这部经典作品在中外交流中承载的文化价值。元杂剧《西厢记》诞生700余年，至今仍在舞台焕发魅力：无论是京剧、越剧版《西厢记》，还是改编创新的音乐剧版本，今年接连在海内外上演，观众反响热烈。

回顾中外文化交流史，《西厢记》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者。至晚在明末时期，《西厢记》已借由瓷器漂洋过海前往欧洲。此后，无论是默声电影、版本众多的译本，还是外文舞台剧，《西厢记》以特有的魅力滋养着多样的艺术形式，在海外开拓着多重传播可能。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南海出水的一艘沉船中，人们发现大量生产于17世纪40年代的景德镇外销瓷器。其中一个瓷盘描绘了一位端坐在花园假山下的妙龄女子。将其与藏于英国阿什莫林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的两个青花瓷盘相比较，会发现沉船瓷盘是对后二者描摹故事情境的截取。将两个青花瓷盘与《西厢记》木刻版插图对比，并对照瓷盘题词“张生无一言，小姐变了卦”，便可确证，3个瓷盘描绘的均为《西厢记》第三本第三折的经典场景“赖简”——崔莺莺面对爱情时既盼且惧的矛盾情境。

从明代万历年至清代康熙时期，瓷器纹饰广泛取材于小说和戏剧。《西厢记》中的著名场景成为热门图案，这些瓷器销往欧洲后广受当地民众喜爱。英国收藏家巴特勒爵士收藏的一件青花釉里红瓷盘(见图①)就描绘了“佛殿奇逢”：游览佛殿的张生对莺莺一见钟情，“眼花缭乱口难言”，而莺莺拿余光瞥着张生，“只将花笑拈”。瓷盘烧制于康熙时期，在能工巧匠的妙笔下，两位主人公一顾一盼的场面定格于瓷盘之上，栩栩如生。

至清代雍正和乾隆时期，出口欧洲瓷器上的图案中西风格逐渐交融。例如一件乾隆时期的粉彩瓷盘(见图②)，描绘的主要场景同样是“赖简”，但全然不见崔莺莺，只保留红娘和张生二人，红娘的一只手指向已经隐去的莺莺。图案仿拟自《西厢记》木刻版插图，但粉彩瓷盘边缘饰有欧洲风格的玫瑰和百合，丰富明亮的色彩和略显拥挤的构图反映了当时欧洲人的审美倾向，体现出西方装饰图案与中国传统主题的交流融合。

《西厢记》的戏剧性场面通过瓷器完成了经典化和固定化，在海外实现更广泛的传播。虽然故事情节较为单薄，但那些精致图案给海外民众留下深刻印象，为日后译本的流传打下基础。

如果说外销瓷器令海外民众对《西厢记》有了最初的印象，多国汉学家和翻译家对《西厢记》的译介则令其深入人心。18世纪末，日本汉学家冈岛咏舟将《西厢记》翻译成日语，开启了《西厢记》文本的海外之旅。1838年，法国汉学家巴赞在《中国戏剧》中首次提及《西厢记》，称其为“喜剧”，并在《元代》中称《西厢记》为“一部优美的作品，中国抒情诗歌的代表作”。最早的法译本译本由法国汉学家儒莲于1872年翻译，名为《西厢记：十六幕喜剧》。

1935年，中国剧作家熊佛一为《西厢记》翻译了首部英文全译本，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不吝赞美，说这是“一首令人心爱的舞台好诗，可与我们最佳最妙的中古经典戏剧并驾齐驱！”此后，《西厢记》在英语世界广泛传播，主要英译本有7种之多。

《西厢记》缘何吸引众多海外读者？